

近日，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“马踏飞燕”，凭借一个“小绿马”文创火出圈了。小学课文《马踏飞燕》中是这样描述的：“看！这匹铜制的骏马，膘肥身健，体形匀称，鬃毛整齐，四蹄坚韧有力。”为什么这匹矫健有力的铜奔马一直以侧面示人？“绿马”文创暴露了正面的玄机：原来从正面看，铜奔马歪着脑袋、咧着嘴，表情欢脱，令人捧腹。其实除了铜奔马，博物馆里令人捧腹的文物真不少。那些不擅长表情管理的文物，被网友们挖掘出了各种笑点，堪称文物界画风突变的“异类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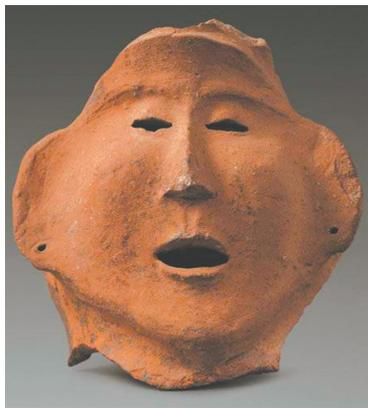
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

不只马踏飞燕 博物馆的文物原来这么搞笑

红陶人面像：啊？

如果想用一个表情来形容刚刚看到的铜奔马玩偶，红陶人面像非常合适。这件文物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柴家坪遗址，属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（距今约5200年），如今与铜奔马一起被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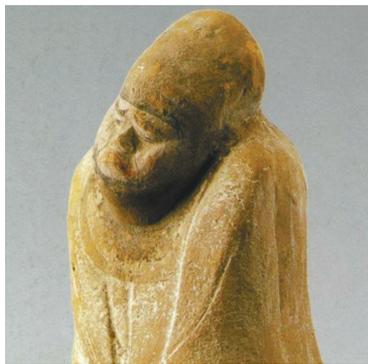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高颧阔面、半张着嘴似乎在微笑、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的红陶人面像，露出了讶异的神情，人们看到这件文物就可以脑补一个声音：“啊，就这？”



红陶人面像 甘肃省博物馆

亚醜钺：你笑起来真好看

1965年出土于山东青州的亚醜钺，现藏于山东博物馆。这件商代青铜器器身透雕人面纹，双目圆睁，嘴角



彩绘陶缩脖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



陶俳优俑 成都博物馆

上扬，口中露出形似板砖的牙齿，被网友调侃为“你笑起来真好看”。

这件文物名称中有个“醜”，是因其口部两侧对称铭有“亚醜”二字，故得名“亚醜钺”。钺本身是杀伐兵器，但后面渐渐演变成权力地位的象征。亚醜钺本是古人威严权威的象征，但今人视之，它成为了一个超级可爱的表情包，透着一股开心。

彩绘陶缩脖俑：仿佛受了委屈

有人欢笑，有人却在哭泣。与开心的亚醜钺不同，彩绘陶缩脖俑缩着脑袋偏向一边，五官向中心皱成了一团，鼻梁旁两行泪水似划过的裂纹，再配合扭成对勾的眉毛和噘到鼻子的嘴巴，这个陶俑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让人莫名心疼。

这件文物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，是隋唐时的俳优俑。李尤写的《平安观赋》中写道：“歌舞俳优，连笑会戏”。俳优通俗来说就是古代滑稽戏的表演者，通过令人发笑的语言和动作取乐观众。这件陶俑为何作出委屈的表情？有人推测，他的面部表情或许是其表演时的一个瞬间，不过是为了逗乐观众。

陶俳优俑：“巴适得板”

同样作为俳优陶像，陈列于成都博物馆的陶俳优俑则展现出了另外一种情绪：腆着大肚子的陶俑坐在一圆形坐垫上，头戴巾帽，着裤赤足。上身袒露，耸肩，左手执鼓，右手握拳，作执槌击鼓状。他右脚蹬踢，左脚蜷曲，仰面大笑，其夸张的面部表情和体态，令人捧腹。

人捧腹。

不同于陕西彩绘陶缩脖俑，这座陶俳优俑的面部表情是向外绽放的，满脸洋溢着笑意，仿佛在用四川话点赞“巴适得板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东汉说唱俑中有两个国家一级文物：1957年出土于成都天回山的击鼓说唱俑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；1963年出土于成都市郫都区的立式说唱俑，现在四川博物院的展厅里与观众继续摆着龙门阵。它们的笑脸，传递出巴蜀人民的乐观。

三星堆陶猪：愤怒的小猪

有趣的文物除了人像表情之外，像铜奔马一样的动物也让人不禁莞尔。早在马踏飞燕走红之前，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在微博晒了一个“身中剧毒”的马头，画风清奇：大如眼球的鼻孔，搭配肆意甩动的舌头，好似脱缰的“戏精”，表情足以与铜奔马相媲美。

三星堆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喜，除了欢脱的马头，还有一只陶猪，造型十分特别。陶猪拥有长在两侧的眼睛，大而不对称的猪鼻，撞脸“愤怒的小鸟”。这当然不是小鸟的穿越之旅，考古发掘中早就发现了有猪形象的器物，作为常见的家畜，“猪”作为泥塑陪葬也不奇怪了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林霄
图据各大博物馆

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如何保护？ 川博与敦煌专家携手研究

1941年，张大千带着学生、家人一行数十人踏上敦煌之旅。从对敦煌的认识，到对敦煌的再现，张大千从一个传统的绘画家转变成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。

日前，由敦煌研究院和四川博物院联合主办的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研究”学术交流会在川博举行。来自两院相关领域的专家、学者线上线下参与学术交流，听取课题组成员的专题研究汇报。

敦煌之旅 对张大千绘画风格影响巨大

早在2020年8月，川博就与敦煌签订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，逐步建立起敦煌学研究的西南地区学术阵地。川博副院长钟玲回顾了与敦煌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简要情况，并介绍川博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研究”项目的工作进展。她感谢

敦煌研究院对科研合作项目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，希望川博参研人员把握交流机会，深入探讨研究张大千在艺术和学术上的贡献与成就，促进文物保护、展示、宣传、文创开发和研学旅游等方面的文博科研成果转化，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“活”起来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职能和社会价值。

四川博物院收藏了张大千各类书画作品共计600余件，是中国大陆收藏其作品最多的文博机构。川博展出的一些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，让观众不出成都就能欣赏这座文化艺术宝库，也能从画作中看到张大千艺术风格的变迁。

奔赴敦煌之前，张大千的作品多为传统尺幅，盈丈大作极少。日复一日地在敦煌艺术之炉中熔炼，张大千从中汲取到了丰富的养分，在大尺幅上重现了壁画的气势。如川博馆藏最大的张大千作品《劳度叉斗圣变》，长3.45米、宽9.25米，另一幅《观无量寿经

变》图中光出场人物就多达百人，使用乐器多达百种，场面宏伟，气势恢宏。敦煌之行对张大千最大的影响，莫过于重塑了宏大雄强的绘画格局。

临摹壁画 为敦煌研究弥补了不足

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，近六成捐赠给了川博，数量十分惊人。这些临摹作品有何最新研究成果，保存现状如何，未来怎样加强文保工作？在川博首席专家、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侯世新的主持下，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研究”学术交流会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相结合的方式举行。

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屈涛、副研究员赵蓉分别以《张大千陇右行迹与作品考实》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研究成果》为题发言，川博的张凯、何东蕾等人汇报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、创作历史、保存现状、病害分

析及美育课程开发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方向。川博首席专家魏学峰点评，本次学术讨论会是近几年来川博举办的学术水平最高的讨论会，对课题拓展的方向提出了建议。

丝绸之路与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的专家侯世新介绍，川博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为桥梁，搭建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跨越时空对话平台，如今已经在学术研究、文物保护、展示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岁月更迭，敦煌有的洞窟漫漶不清，而张大千此前临摹的壁画为敦煌研究弥补了原始资料的不足。此外，川博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为基础开展美育课程体系构建，让文物说话，让中小学生学习了解莫高精神。未来，川博将持续聚焦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与敦煌学研究，探索临摹敦煌壁画的科技保护，推动敦煌学在西南区域的发展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